

情满中秋

月圆中秋

◆查晶芳

今夜，无论烟雨江南，还是秋风塞北，总有一轮月，在高天，在心间。

这是天地间最澄澈的明灯，照亮了千年岁月，温柔了万里河山。她自远古走来，穿越秦汉烽烟，渡过唐宋风华，历经沧海桑田，依旧清辉如玉，初心如洗。那些被月光浸染的诗句，也从未随时光老去。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”，是《诗经》里最初的心动；“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”，是曹操横槊赋诗时对理想的渴慕；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是杜甫漂泊岁月中不曾更改的眷恋；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”，是白居易望月怀远的深沉喟叹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”，这一缕清辉，似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魔力，可令江海翻涌，心潮澎湃，更让万千情思得以安放。

她不仅是月亮，更是思念的化身。不论圆满如银盘，或是纤瘦如眉钩，她永远温柔地承载着人世间最深最美的情感。她的阴晴圆缺，恰似人间的离合悲欢；她的静谧流转，正如生命的起落沉浮。我们以人间故事为她注脚，借她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心事。

“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。”月圆人圆，本是难得佳会，然而欢欣之余，却不禁生出隐隐离情：今夜花好月圆，明年又将漂泊何方？即便豪放如东坡，对此良辰，亦难免有片刻的缠绵哀婉。

而聚散离合，本是人生常态。可慰藉心灵的，是纵使相隔千年、万里，我们仍被同一轮明月深深凝视。“今人不复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思念的目光，总在月亮之上交汇。每个人心中，也都有一轮只属于故乡的月，千里万里明月，永远不可替代。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动情地说：“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，看到过许许多多个月亮……这些月亮都应该说是美妙绝伦的，我都异常喜欢。但是，看到它们，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。对比之下，无论如何我也感到，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，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”

故乡，明月，佳节——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牵动一个游子心底最细腻的情思？秋已正式登场，万物渐染萧瑟之意。“千里江山寒色暮，芦花深处泊孤舟，笛在月明楼。”一年之中，没有哪个季节如清秋一般，既惹人愁绪，又美得如此澄澈：花渐凋，风微凉，繁华落尽本真，细雨如丝更添诗意。淡淡的惆怅萦绕心间，原是自然之事。但若能静下心来，便会发觉，人间至美是清秋。夏日的燥热喧嚣已然远去，昼夜均长，寒暑相宜，天地进入一种美妙的平衡。风烟俱净，云淡天高；草木清华，瓜果满枝。万物疏朗明净，简约清静，让人心神宁静，气息平和。此时的思念，也仿佛沾染了淡淡的桂花香气，清甜悠长，一直飘入梦里。

而我们的生命，亦在不知不觉间行至“清秋”。月到中秋分外明，人至中年情更醇。欲望日渐淡泊，心境愈显澄明；不再轻易躁动愤懑，言语间多了从容与笑。不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只坦然道一句“天凉好个秋”。开始学会与生活和解，渐觉万物开阔，天地广袤；时常享受独处，却亦可于静默之中感受繁花盛开。缓缓轻吟，岁月如诗。日益通透的灵魂之中，亦悄然升起一轮明月，它高悬于生命的天空，不惧风雨阴晴，始终清辉流淌，皎洁如银。这轮心间月丰盈、饱满，如浮云吹雪，洞悉世事却静默不语，将人间百态化作指尖清风，使平凡岁月亦充满禅意与温柔。

天上月，有圆缺；心间月，可长明。真正绚烂的月光，在心底。它日日照耀，清辉如练。它让生命天清地朗，自在欢喜。

不管天是否下雨，夜是否漆黑，请相信——今夜月明人尽望。就让我们斟满一壶月光，向身旁的亲人、远方的故友，道一声“平安珍重”，然后将这份情谊一饮而尽。思念淡淡，余味绵长；无惧无忧，暖心润肺。

愿世间长久，人皆安康；纵千里相隔，亦能共拥这一片皎洁月光。

月光斑斓

◆杨雨

雅兰轩的客房可以容纳30多人呢，月亮还未升起，我们已经围坐一周，老老少少，四世同堂，一幅人丁兴旺图。在我身边张罗的三姨丈说，这样的安排，就是为了一个“圆”字，团圆、圆满、圆融，紧紧凑凑，热热闹闹，说得我心里一热。

最重要的主角，当然是年近期颐的祖母，她那样端坐着，消瘦却干练，坐立行走都不受影响，可谓给了子女们最大的自信。更可称道的是，她还可以饮上半两小酒，子女们当然是知道分寸的，往高脚杯里缓缓地斟，等她点头了，才停住。祖母握着杯子哑哑地品，像是回味漫长岁月的点滴甘辛。

记忆力衰退是难免的，所以孩子们都来逗她。一群小家伙排着队，挤过来，虎头虎脑地问：“你识我吗？祖母，我叫什么？”

她笑着端详一阵，又笑着摆摆手。有时没有摆手，眼睛透着很是熟悉的亮光，却怎么都说不站在面前的重孙儿的名字了。

没有被认出的小家伙闪身走开，乐呵呵地说“祖母唔识我啦。”仅有个别被说出名字的长子长孙，兴冲冲地说：“祖母总记得我的名字呢。”然后向其他小家伙炫耀一番，仿佛获得了一次无上光荣的嘉奖。无论被认出还是没有被认出，一圈人都跟着哈哈大笑，祖母也在笑。

大人也跟着问，最有意思的是坐在我身边的三姨丈，退休后天天开车接祖母喝茶，可是她竟然也“唔识了”。姨丈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天天为您服务也竟然唔识得了，只记得个舅仔。”引得舅舅和一千儿又都笑起来。然后，他又低声对我说：“总有一连一个都不认识的，我们也会这样，慢慢老了，一个都不认识。”我觉得三姨丈说得很有哲理。

这时候我不禁想起两年前的中秋节。我携妻带子从江门返回中原，也是安排了一张大圆桌，把亲戚们团团围起来；也是四世同堂的场景，居中而坐的是我的祖母，年过九十，头发花白，但面色红润。德高望重的姨丈主持大局，开餐前让我先讲两句，我起身，脱口而出的第一句是：“我们平时不经常回来……”是啊，虽然高铁飞机一日可达，物理距离被日益提升的速度缩短了，但一旦成家立业，总是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因素让人无法轻易动身。后面的话，无非是祝愿在场的各位和家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顺顺利利，话虽简单质朴，然而经历世事才知道，却是最真诚、最实在、最恒久的祝福。

那时，我年幼的孩子是不会绕着桌子跑到祖母面前问“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”的，讲粤语和普通话的孩子，与讲河南话的老祖母已无法通过语言有效地沟通，更何况祖母已经因为耳聋而无法听到更多的声音。一方眼神慈祥地看着另一方，另一方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隔了两代人，布满皱纹的手与娇小柔嫩的手紧握着，在团圆的时刻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还有很多没有团圆的中秋节，我们总会通过视频的方式表达彼此的问候。在流动人口最多的大湾区，在华侨数量众多的第一侨乡，不知还有多少人以这种方式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。

吃过团圆饭后，该赏月了。在康宁坊的巷子里，岳母把各式各样的水果整齐摆放在桌上，有苹果、葡萄、布林、龙眼、香蕉，再搭配配长尾螺、花甲、河虾，一家人围坐着，谈天说地，不亦乐乎。从巷子缝隙洒下来的月光，给水果覆上一层亮晶晶的光芒。这样的环境，仿佛每个人说出的词语、谈及的往事、浮现的记忆也都闪着光。

我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场景。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中秋节前夕，市场上的月饼还没有那么丰富的品类，多是五仁的、芝麻的、枣泥的，吃上一口，唇齿留香。二姑家种的大片花生地在秋天丰收，她擅长的就是手工制作月饼，先把花生仁剥好，用柴火锅炒熟，再加入红糖、香糯搅拌均匀，摊开后压平，最后切块烘烤……有一个晚上突然停电，大人们去点蜡烛，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拿了一块，塞到嘴里，慢慢咀嚼，味道美极了。烛光亮起，照在一颗一颗月饼馅上，人们继续劳作，不知道少了的那一颗，已经吃进了一个孩子的嘴里。

中秋佳节，皎皎明月。这月照着远隔千里的人，照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因着不同的人、不同时间的故事，让这月亮也显得丰盈而斑斓。

月是故乡味

◆杨尚坤

很多年以后，我想必还会记得，那份染着月色的滋味，是随着秋风，一点一点钻进我心里的。

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，父亲从外面带回来一盒月饼。他把月饼放在茶几上，还说是哪家本地知名酒店品牌的。这简约的动作和话语，瞬间就把期待值给拉高了。

晚饭过后，我迫不及待就想揭开盒盖探寻个中奥秘，母亲却不慌不忙，先泡上一壶热气腾腾的红茶。“月饼吃多了容易腻口，红茶可以解腻。”她说。四四方方的金属盒盖终于“啪”的一声打开，4块同样四四方方的月饼分列其中，色相甚是诱人。我们取出一块，拿起配套的塑料餐刀，向饼身中间横竖两下，将其切成平均4小块。馅料面向我的那一块瞬间锁住了我的视线，只见一片橘黄色的肉，被淡黄色的莲蓉紧紧包裹着，犹如一面玉盘般的月亮。这片“月亮”非常完整，不是以前见过的薄片甚至碎块。我又查看了另外3块，里面的模样几乎无异。双黄！这月饼里藏着两个蛋黄。借着塑料叉子，我把这块裹着“月亮”的月饼快速送进嘴里，香甜绵密的莲蓉和咸酥的蛋黄相得益彰，将甜与咸、绵与酥这看似对立的味道和口感完美融合，彼此形成一种张力，在唇齿间迸发。“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月饼！”我不禁赞叹起来。

“这叫双黄白莲蓉，是月饼中最贵的。”父亲解释道，又指了指另外一块月饼，让我看烙印在饼皮上的字。我认真观察这浮雕般的四个字，果然是“双”“黄”“白”“莲”。父亲和母亲尝了一口茶，也把裹着白莲蓉和蛋黄的月饼放到嘴里。父亲又指着刚才的月饼，“这块双黄白莲蓉月饼，跟我们现在吃的是一样的。”我把目光移向另外两块月饼，发现饼皮上的字却是“蛋”“黄”“白”“莲”。“这两个字，不一样啊。”我顺着母亲的意，也喝了一口茶，然后问道：“这是单黄。”母亲解释道：“要是全都是双黄，就可贵了。”我尝过单黄白莲蓉，切开4份后，蛋黄往往分布不均，有的甚至成了“纯莲蓉”，吃下去实在腻得过头。双黄白莲蓉，可谓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个“难题”，实至名归地成了月饼中的精品。

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年代却不是那个年代了。社会发展太快，月饼似乎也不甘示弱，在传统的豆沙月、莲蓉月、五仁月争霸后，不知何时又冒出了冬蓉月、冰皮月、水果月，冒出了浮夸的“四黄白莲蓉”，还有我压根叫不出名字的，仿佛月饼界自此进入了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年代。百千花样自然是市场需求，但于我而言，挂念的始终是传统的双黄白莲蓉。每年中秋佳节，其他月饼我都无所谓，双黄白莲蓉则总归得得来一口，感觉这样，才算感受到中秋的味道。

那么，这样美味的双黄白莲蓉，最早是谁，在哪里发明的呢？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深究，甚至没有想过。直到某天，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这么一句话——1908年中秋，广东新会“梁氏永记饼店”首创在莲蓉中加入秘制蛋黄，形如满月，寓意圆满。这就是广式双黄莲蓉月饼的由来——没想到，我钟爱多年的双黄白莲蓉，竟然就是自己的“同乡”！这月饼，吃的就是真真切切的故乡味道。

母亲说，中秋佳节，除了月饼和水果，还吃芋头和芋仔。一般是一个芋头，带着许多芋仔，那些芋仔圆圆的，跟月亮和月饼一样，寓意着团圆。每当中秋，这林林总总的美食便集在阳台，陪伴着我们一家人迎风赏月。回首往昔，原来，相比于30多年前那个初尝双黄白莲蓉的中秋，我们不知不觉已从当年的3人，变成了如今的6人，一家子热热闹闹的，看月色洒满大地，洒满这方滋养我们的故乡。

不管富贵贫穷，还是成功失败，在这样美好的夜晚，团圆才是最重要的主题。是的，这口诞生于故乡的月饼我吃了，这片洒满家园的月光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过吧。

望月有怀

◆陈海权

月是中秋的眼眸，清冽而洁净。它轻轻眨着眼睛，便盛满了人间的烟火气，却也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孤寂。“玉颗珊珊下月轮，殿前拾得露华新”，当暮色沉霭，月亮就从云海里袅袅走来，而那桂花，也在风的吹拂下簌簌飘落。

记得儿时的中秋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已在灶台前忙碌，案板上整齐摆放着面粉、红豆、红糖等食材，准备制作月饼。她那粗糙却又无比温暖的手，将面团揉得光滑细腻，静置醒面时，就像在等待一朵花慢慢绽放。等面团醒透，母亲先擀出月饼的皮，裹入各种各样的馅料，再按进木制模具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印着精美花纹的月饼就落进了瓷盘。我总是围着母亲身边，眼睛随着她的身影晃动着，一会儿递布擦手，一会儿踮起脚尖往案板上凑，想趁她不注意，捏点豆沙尝一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浓郁的香气便弥漫在整个屋子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伸手去拿，却被母亲轻轻地拍了回来：“小馋猫，等拜了月亮娘娘才能吃。”

祭月是中秋最庄重的仪式。父亲早就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中央摆上桌子，母亲端来供品：码得整齐的月饼、饱满的石榴与葡萄，还有沉甸甸的柚子，每一样都透出“团圆”的寓意。母亲点燃香烛，虔诚地对着月亮祈祷，祝愿家人平安健康，生活幸福美满。那时的我，虽然不太明白祭月的真正含义，但却被那庄重的氛围所感染，闻着香火混着桂香的味道，心中竟也揣了一份怯生生的敬畏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
祭完月，全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一边赏月，一边享用祭月的供品。月光洒下来，落在肩头时凉凉软软的，仿佛为我们披上了一层薄纱衣。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馅”，小时候的月饼，种类并不像现在这样繁多，但传统的五仁月饼，包含了核桃、杏仁、肉粒等多种食物，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味，吃起来让人回味无穷；香甜的豆沙月饼，除了是美味可口的食物，也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养生良方。此时，长辈们会讲述起那些关于中秋的古老传说：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……我望着月亮的阴影发呆，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是嫦娥在俯视着人间的烟火气，不然怎会有李商隐“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”的叹息？

中秋佳节，怎能少了猜灯谜这一传统活动。村里的广场上，早已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灯笼，每一个灯笼下面都系着一条写有灯谜的纸条。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，兴致勃勃地猜着灯谜。孩子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，在灯笼间穿梭嬉戏，不时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。

我挤进人群，仔细地看那些灯谜。“有时落在山腰，有时挂在树梢，有时像个圆盘，有时像把镰刀”，我思索片刻，突然灵光一闪：月亮，是月亮！我兴奋地扯下纸条，跑到兑奖处。当工作人员确认我的答案正确时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成就感。接着，我又猜中了几个灯谜，赢得了几颗桂花糖、一个小泥人，虽然都是一些小奖品，但在物资匮乏的乡村，这些都让我觉得珍贵无比，也让我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。

夜渐渐深了，广场的人群慢慢散去，可月光还在往下落，落在我的发梢，落在我的肩头，像母亲的手轻轻拂过。我摸出口袋里的干桂花，是去年母亲夹在她寄来的月饼包裹里面，说是院子里那棵老桂树上摘的，香得很。凑近闻了一闻，一股熟悉的香味钻进鼻子，我的眼眶突然就热了。我想，此刻故乡的月亮应该也是这么明净吧，母亲或许正坐在桂花下，捡着飘落的花瓣，看着月亮想我，就像我看着月亮想她一样。这跨越千里的月光，终究把我们的乡愁连在了一起，让所有的思念，都有了温柔的归处。

我知道，中秋过后，月亮会渐渐消瘦，从圆盘瘦成镰刀，但那又何妨？且看今夜月光酿成酒，待到来年桂花再开时，与明月对饮，把没说尽的思念都融进酒里，让爱在时光中，永远醇香，永远甘甜。

